

# 锡剧《卿卿如晤》演绎最美情书

江苏省常州市锡剧院大型原创锡剧《卿卿如晤》改编自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，反映了林觉民与陈意映之间的凄美爱情和那个时代的激荡风云。作为大众熟知的故事，已经有很多相关文艺作品问世，所以该剧的创作难度可想而知。而令人欣喜的是，该剧自问世以来获得了各方一致认可。2017年《卿卿如晤》作为祝演剧目之一，受邀参加广州艺术节；今年，《卿卿如晤》入选“江苏优秀现代戏大运河沿线巡演”，并作为江苏省5台推荐剧目之一，参加了“江苏戏曲名作高校巡演”，既展现了常州锡剧的神韵，又让青年观众再一次领略了“20世纪中国最美情书”的缠绵与悲壮。



锡剧《卿卿如晤》剧照(许君峰饰林觉民,孙薇饰陈意映) 朱福俊 摄

## 视角独特 形式对位 意境高远

——观锡剧《卿卿如晤》

仲呈祥

《卿卿如晤》这出戏视角独特。它用锡剧艺术把革命烈士林觉民那封著名的《与妻书》搬上了舞台。此前，我看过好几种戏剧表现这一题材，大都以正面描写林觉民为主，但这出锡剧却另辟蹊径，以林觉民的妻子为主角和视角。我看了很激动。家书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重要一脉，尤其是革命家书、红色家书更是我们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。《卿卿如晤》找到了这一独特视角，以深情的爱妻的视角去艺术地呈现《与妻书》的革命内涵和夫妻间的圣洁情感，这就特别深沉、特别细腻、特别能触动观众审美神经的敏感带，因而使全剧具有强烈的感染力。



锡剧《卿卿如晤》剧照(孙薇饰陈意映) 朱福俊 摄

这出戏还选择了别致的形式，充分发挥了锡剧的审美优势，彰显了锡剧独具的艺术魅力。这要感谢极富才华的女性编剧罗周。她一靠作为女性对《与妻书》心灵相通地熟读、体悟和理解，二靠对戏曲审美优势的娴熟把握，三靠扎实的诗词和文字功底，为全剧奠定了厚实的文学基础。《与妻书》是一封革命者的家书，是人间最圣洁、最高尚的夫妻间的家书。林觉民的这封家书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，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、人格遗产、爱情遗产，是帮助当代青年树立正确人生观、革命

观、爱情观、人格观的宝贵财富。这部锡剧找到了一个独特的形式，非常凝练集中地、诗意化地把这封家书的人生内涵、文化价值相当理想地体现出来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。

总之，《卿卿如晤》通过精心选择的情节，着意于表现人物的精神高度和文化内涵，努力在舞台上营造出形神兼备的高远意境。罗周很能深入

人物的精神世界，很能发现这两个主要人物人格当中最有价值的东西。她的词写得很美，而且很到位。我尤其赞扬的是她不动声色地通过艺术的手法，营造出高远的意境，强烈地震撼观众。人生当中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深爱着一个人，而为了理想、为了革命却要永别自己所爱的人，这是多么的痛苦！这出戏通过两位演员非常出色的

表演，把这种最了不起的痛苦体现出来了。林觉民说，他要把“爱汝之心”变为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这是了不起的把小爱变成大爱、把两性之间的私情变成对人民的公情的伟大情操，是天下公道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说“敢先汝而死”。所以，这个戏主题很大，是写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，人在对待生死这个人类永恒的主题上。这是林觉民所体现的向死而生，生为真理献身，为了真理，死而无憾。

这一个真理，诗化般表现，就构成这部戏。每场戏都是围绕这夫妻二人，不靠生理上的感官刺激，而靠形神兼备的表演和诗意的核心唱段，特别是女主角的表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，再加上简练的并不繁复的舞美设计，恰到好处地作用于我们的视听感官，获得很美的感觉，转化成一种精神的美感，这就是这部戏的价值。一封家书用两小时左右的戏曲来表演是对位的。这部戏主要不是讲故事，而是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，表现人性的深度。我深信，因为这部戏，很多人看后激动之余，都要把这封家书重新读一遍。一个人只有走进大家、攻读经典，经常与林觉民这样的革命志士进行心灵对话，获取精神正能量，才能真正举精神之旗，立精神支柱，建精神家园。

林觉民不是织工、陈意映不是绣娘，而我是。

“意映卿卿如晤……”自这封写于百余年前的诀别信里，我一遍遍读出的，不但是志士的高洁、勇士的慷慨、死士的决绝，还有为人夫温和的愧疚、为人父父爱的寄托，以及令我久久深思的这对爱侣的“生活”。《与妻书》写完后三天，广州起义爆发，林觉民牺牲，为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”之一。实际上，写信时，他已预见了自己的死亡，是以开门见山：“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”这封书是林觉民对人间美好的最后一次回眸，他深深凝望着他的妻子陈意映。疏梅之侧、月影之下，她便在那里，啁啾细语、侧耳倾听、时嗔时笑、时吁时泣。不错，我们甚至不必再穷究陈意映的人物史传，仅仅顺着林觉民的目光，便可看见她的形体、她的悲喜。我捧着《与妻书》，仿佛捧了匹极好的锦缎在手，平凡而甜美的生活与激昂豪壮的志节犹如经线与纬线密密交织。坐在电脑前的我竟像坐在绣架之前，耐心地、细心地、战战兢兢地剖锦为丝，重新织绣，所成的绣品便是这《卿卿如晤》。

固然这是一部新编原创锡剧，然而其中细节之铺排、情绪之渲染、甚至某些关键情节之设计，无一不自《与妻书》中来。比如第一场叙谈时林觉民对新世界的向往、第二场陈意映苦苦的等待与担忧，剧中“与其我先你而死，倒不如你死在我先”的念白，便是信中“与使吾先死也，无宁汝先我而死”在戏剧情境中的直译；还有第三场林觉民对友人说的话：“泽楷，我想后街我家，穿门入廊，行经前后厅，转过三四个弯，旁边有间房，便是我与意映的居处。窗外正对小园，园里栽了梅树，栽了枇杷……”也正与信中文字切切对应，虽然对话对象不同，却都同样饱含着眷恋。

尤值一提的是第四场，它是用近乎“极端”的戏剧手法对《与妻书》反复述说的某关键情节的想象与延展。林觉民写道：“……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，及与汝相对，又不能启口……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，是吾不是处；然语之，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。”多么真切、深挚的爱，因其真、因其深，简直显得有些胆怯。男子将这样的爱投向拥有同样质地之爱的他的妻子，若妻子也怀着类似愁肠：“我想劝你远离死亡，可面对你难以启口；我不该不告诉你我已知你的志向，可告诉你的话，又怕你越发的伤心……”若是如此，会产生何其巨大的张力？我在“绣架”上“实践”了这个想象，将男女主角置于极有限的时空：生死诀别的空间一夜。夜色渐深、东方渐明，催着他们拥抱，又催着他们分离。人们常见欢乐是爱、喧腾是爱、倾诉是爱，而在此时此地，疼痛是爱、沉默是爱、隐忍是爱、掩瞒是爱。一次次欲言又止，一次次迂回试探，一次次几乎就要说破又小心翼翼地避开……或者从更隐秘的内心来说，他们都希望彼此能够戳破这薄如蝉翼又重比泰山的“秘密”，接着哭也罢、吵也罢、闹也罢……使彼此感情得到一次痛快宣泄，然而始终没有。是因为他们爱得太“忘我”，宁可将自己全部痛苦自己承担？还是因为编剧太“残酷”，不予他们丝毫释放的机会，以期在“压抑”中完成戏剧的最强音？或者兼而有之？无论怎样，我最喜欢、最奇特的一段唱，在这里出现了：

“恨不转瞬又来自世。”陈意映唱道，“我为夫婿你为妻！”林觉民唱道：“我为夫婿你为妻！”

“我为夫，还你千般勤怜取；你为妻，知我万种泛愁漪。要我为我长垂涕，为我担惊摧心脾。料你为妻应输

## 绣架上的锦字书

罗周

《卿卿如晤》创作小记

我，我为夫婿似你！不随潮声他国去，不许风霜将你欺。断不叫你人影寂，不忍你夜夜忧戚数日期！待你身怀小儿女，我为夫，定当是惊喜交集、小心翼翼、出入相伴不离！”乍听是“奇谈”，再看似“埋怨”又似“娇嗔”，在特定的情境下，又是回忆、是请求、是哀乞……做妻子的没有直接说：“留下来，不许走。”她用相对婉转的方式给了丈夫选择的空间，甚至是选择死亡的空间。爱他，所以竭尽所能地理解他、尊重他、相信他、支持他……只有当林觉民暂时“退场”，陈意映独自一人时，她才有了又一次酣畅淋漓的心声吐露，她才短暂获得哭的权利。而当她再度出现在她面前，她又收敛了所有悲痛，将之敛为两句话：“觉民，你要出门了？换件新衣吧，把这旧的留给我。”

我顺着林觉民给予我的感动以及陈意映生命的痕迹一路“绣”下来，这些对话都如流水般顺畅、寻常。然而当我离开绣架，稍微站远两步，寻个合适的距离再去欣赏它时，便忍不住要哭出来。

《卿卿如晤》是林觉民与陈意映的故事，主角是陈意映。以陈意映为主角固然是从院团、演员、立意等多方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，然而我想，却不仅仅是院团、演员、编剧有限的时空：生死诀别的空间一夜。夜色渐深、东方渐明，催着他们拥抱，又催着他们分离。人们常见欢乐是爱、喧腾是爱、倾诉是爱，而在此时此地，疼痛是爱、沉默是爱、隐忍是爱、掩瞒是爱。一次次欲言又止，一次次迂回试探，一次次几乎就要说破又小心翼翼地避开……或者从更隐秘的内心来说，他们都希望彼此能够戳破这薄如蝉翼又重比泰山的“秘密”，接着哭也罢、吵也罢、闹也罢……使彼此感情得到一次痛快宣泄，然而始终没有。是因为他们爱得太“忘我”，宁可将自己全部痛苦自己承担？还是因为编剧太“残酷”，不予他们丝毫释放的机会，以期在“压抑”中完成戏剧的最强音？或者兼而有之？无论怎样，我最喜欢、最奇特的一段唱，在这里出现了：

“恨不转瞬又来自世。”陈意映唱道，“我为夫婿你为妻！”林觉民唱道：“我为夫婿你为妻！”

## 悲歌一曲送君行

刘玉琴

“转眼梨花散去，却不见故人还。”回首20世纪初的中国，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。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新生义无反顾，视死如归。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最终没能踏上归途的林觉民，因其舍生忘死的壮怀激烈，因其凄美复壮美的《与妻书》，在中国人心中鲜活挺立了上百年。起义前三天他给妻子留下的诀别信：“吾作此书时，尚是世中一人；汝看此书时，吾已成为阴间一鬼。吾作此书，泪珠和笔墨齐下，不能竟书而欲搁笔……”字字泣血，声声泪落，至今动人心魄。对妻子的深情，对革命的赤诚，舍小家为大家的至爱情怀，引无数后人唏嘘。在辛亥革命的一长串烈士名单中，林觉民是最特殊、最

被怀念的一位。《与妻书》被誉为“20世纪中国最美情书”，实属当之无愧。这封最深情的家书，最悲壮的绝唱，如今搬上锡剧舞台。文字抒情变成艺术具象，满纸泪痕泪痕成烂漫诗意，锡剧《卿卿如晤》对经典作品的重新发掘，做出了颇有创意的尝试。以往的同题材剧目，林觉民都是当然的主线，革命者的继续情书、热血高歌早已深植人心。这部作品仍以林觉民的《与妻书》为素材，叙事视点却从林觉民移位于其妻陈意映。从陈意映的独特视角，全新演绎了革命者的挚爱柔情及大无畏的献身精神。

视角的变化，无疑更迭延伸了表意空间和叙事内蕴。陈意映的形象不再仅仅是被怜悯、受疼惜的柔弱女子，而是有着丰富内心世界和独立性格的女性。她相夫、盼夫、恋夫，却又最终毅然决然放手，在家与国、情与爱、取与舍、生与死之间做出痛苦抉择，实现了女性对家庭、对亲人、对社会应有的承诺与担当。

林觉民与陈意映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婚姻，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。但两人相识相知，两心相许，两情相悦。编剧富有层次地展现了陈意映情感世界的变化过程。出身于书香门第的陈意映，从对爱情的朦胧期盼到受丈夫革命思想影响，崇尚自由平等；从对丈夫“一千声低呼轻唤”的百般眷恋，到泣告丈夫“君此后有远行，必告以妻，愿偕

行”；从期望丈夫“多为家人斟酌，勿去将什么袖管举什么枪”，到爱与志相融；“既为夫妇，一体同心，做妻子的，岂有阻挡夫婿之志，更应相助”，一个明事理、至爱真情的形象已鲜活站立于舞台，更衬托出林觉民的大义凛然、为所爱之人赴死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不死不离的崇高可贵。这是一个催人泪下的女性形象，形象地诠释了爱一个人，该情系何处，该止于何方，该如何从男女私情走向博大世界。

这一形象是编剧罗周的独特贡献。她对经典题材进行了富有创意的发掘，且又没有脱离经典的意蕴。她让志士妻子的身上流淌着勇者的悲喜，让一个新的女性形象从戏曲舞台上超越而出，为戏曲艺术画廊增添了一道温润且强劲的光。

编剧的贡献不止于此，还在于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，写出了两个人知道生命与情感的美好，却舍得放弃的共同精神旨归。诚如编剧所言，“不知生之美好而舍弃了生，这舍弃相对轻松；分明拥有也深深眷恋生的美好，还是做出了舍弃的抉择，这是何其痛苦！”第三场，林觉民对友人言及：“后街我家，穿门入廊，行经前后厅，转过三四个弯，旁边有间房，是我与意映的居处。窗外疏梅筛月影，依稀掩映；我与意映并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语，何情不诉？”这追忆动人心弦，是林觉民对生的眷恋，对生命的不舍。林觉民对妻子的告白：“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，所以敢先汝而死，不顾汝也。汝体吾此心，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幸福也。”这更是对新世界的由衷向往。而在陈意映的内心世界，等待是爱，欢喜是爱，惊惶是爱，忍耐也是爱，爱就爱得真切，“许你青丝白发为伴”，愿意执子之手，共赴泉壤，生生死死，助你为你。他们的相知相



锡剧《卿卿如晤》剧照(许君峰饰林觉民,孙薇饰陈意映) 夏伯阳 摄